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

祈父之什



祈勤衣反父音甫刺宣王也



范氏曰讀詩至於庭燎未嘗不嘆古之君子愛其君之至也知其將失也則就其美而箴之箴之而不可則規之規之不可故鶴鳴誨之誨之不可然後祈父刺之然則刺其君者豈詩人之心哉蓋不得已也夫有宣王之功而不至於文武此詩人之所惜也故其先後淺深之序如此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毛氏曰祈父司馬也職掌封祈之兵甲

鄭氏曰書曰若

疇圻父謂司馬。孔氏曰司馬掌封畿兵甲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圻

○鄭氏曰予我也○孔氏曰鳥用爪獸用牙以

防衛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為喻也○鄭

氏曰轉移也○毛氏曰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

職廢羌戎為敗

孔氏曰常父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為大司馬此詩所刺者蓋休

父卒後他人代之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

○鄭氏

曰此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之士當為

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
謂見使從軍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

王之爪牙之士

董氏曰按司馬之屬有司右虎
賁旅賁皆奉事王之左右者也

故司右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
虎賁曰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曰掌執戈
盾夾王車此所謂爪牙者也○張氏曰禁衛天
子之爪牙而使之遠戍是詩所謂轉予於恤也
古人容易出一句便不可及
詩人造理深其辭儘難學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

之履反止

李氏曰爪士爪牙之士也○毛氏曰底至也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讀詩記二十一

二

宋蘇州

毛氏曰亶誠也○長樂劉氏曰尸主也○毛氏

曰熟食曰饔○王氏曰勞役無有休息不得奉
養而母反尸劬勞之事也

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焉前兩章既刺
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矣末章復曰祈父亶
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有親老而無
它兄弟其當免役征在古必有成法故責其
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彼司馬獨不聞
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

司馬者不敢斥宣王也。越勾踐伐吳，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以告勾踐。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者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勾踐尚能辦此，況周之盛時乎？其有定制必矣。太子晉諫靈王之辭曰：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又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辭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皎皎

古了反

白駒食我場

直良反

苗執

陟立反

之維之以

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釋文曰：皎皎，潔白也。馬五尺以上為駒。○孔氏

曰：苗，宜去圃而去場者，以場圃同地對則異名。

散則通。○毛氏曰：執，繫絆維繫也。

孔氏曰：在後曰絆，謂絆其足。維

謂繫
刺也

○鄭氏曰永久也。○朱氏曰伊人指賢者

也。○鄭氏曰逍遙遊息也。○毛氏曰宣王之末

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鄭氏曰使

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久今朝愛之

欲留之

張氏曰白駒乘白駒之賢也。不欲斥言
車上之人故言車馬言白者又以表潔

白之意詩人欲得賢者來止其家故○呂氏曰

賢者將去而不留我猶願繫維之以永今朝今

夕而已逍遙者徘徊少留之貌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

火郭反

繫之維之以永今夕

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毛氏曰藿猶苗也夕猶朝也。○呂氏曰嘉客者

暫客於斯亦將去也

皎皎白駒賁

彼義反

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

爾優游勉爾道

徒遜反

思

程氏曰賁然光彩。○孔氏曰二思皆助語。○呂

氏曰詩人好賢之至故賢者賁然來思而在位

者悠悠而不切也雖斯人也亦不能留賢故勉

之使遁去也言爾公爾侯者不敢斥君也

陳氏曰於

是責在位之人曰爾公爾侯但逸豫宴安無期度○釋文遁作遜曰字

又作遂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楚真反一束其人如玉毋

無音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程氏曰此章言其遠遜而思之之意賢者遠遜

空谷處困窮而享淡薄雖所享生芻一束而已

然其人之美則如玉也賢者既遠遜矣國之好

賢者猶望其相聞而不見絕也曰毋自貴重其

音聲孔氏曰毋得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而有遠棄我之心

詩音記二十 王 謝子之

朱氏曰歎其乘白駒入空谷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蓋邈乎其不可親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王氏曰前章云勉爾遁思此章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雖勉其遁而又庶幾其來反也

所謂伊人於焉逍遙於焉嘉客斯人也何人

也蓋廊廟之人也所謂伊人乃於此而逍遙

乎乃於此而為嘉客乎既幸其來以為榮復

深嘆其所處非其地也其言雖含蓄而未發

其辭氣則慘然而不樂矣至三章明言之矣

賢者貴然來我之舍去朝適野時事蓋可知

矣爾公爾侯猶逸豫無期而不知懼乎於是乎與賢者決別慎爾優游言善自保護無以優游自逸而失衛生之節也勉爾道思者言勉哉行矣自重也皆決別之辭也仰而慨然責公卿俯而眷然別賢者其情意至矣可識也四章疑其遂忘世也故勉之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雖祝其音問無絕亦以君臣之義微諷之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陟角反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孔氏曰無集于穀無集於我之穀木也○毛氏曰不我肯穀穀善也○孔氏曰旋迴也○鄭氏曰復反也○朱氏曰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呼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我亦不义於此而將歸矣無以侵迫為也○范氏曰民之去其土離其親者

不得已也。人不相恤，是以懷其邦族而復之也。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梁解見鴉羽。

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明足以知其緩急，休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矣。

二三四

讀詩記卷二十一

七

高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

况甫反

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栩解見鴉羽。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王氏曰：此民不安其居而適異邦，從其昏媾而不見收恤之詩也。先王之詩曰：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又曰：籩豆有踐，兄弟無遠。其躬行仁義，道民厚矣。猶以為未也。

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恤六行教民為其
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為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
為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為其有異姓也故教
以婣為鄰里鄉黨相保相受也故教以任相調
相救也故教以恤以為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
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為徒勸之或不
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
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我行其野蔽必制芾方味其樗教書昏姻之故言
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三十三 讀詩記卷二十一 卷九

蔽芾解見甘棠。毛氏曰樗惡木也。李氏曰樗者不才之

木也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枝擁腫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不中規矩爾

雅曰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為婚姻。又曰婦

婚壻之黨為姻。毛氏曰畜畜養也。王氏曰樗惡木尚

可芘而息今以婚姻之故言就爾居而爾不我畜則樗之不如也。孔氏曰爾既不我畜養今

當復反我之邦家矣與之自訣之辭

我行其野言采其葑勅六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

不我畜言歸思復

鄭氏曰遂牛類徒雷反也陸璣草木疏云今人謂之牛蹄○王氏

曰遂惡卉也尚可采以治疾今以昏姻之故言

就爾宿而爾不我畜則遂之不如也言就爾宿

則託宿而已非就之居也言歸斯復則以不見

畜而去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菑音福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

以富亦祇音支以異

毛氏曰菑惡菜也鄭氏曰菑當也陸璣草木疏曰菑一名當幽州人謂之燕當

詩經言卷二十一

九

祥

其根正白可著熟灰中温噉之○蘇氏曰特匹

也成依論語當作誠○王氏曰菑野菜之惡者

也然尚可采以禦飢昏姻之相與固為其窮則

相收困則相恤也今不思舊姻而求爾新特則

又菑之不如也○朱氏曰爾之不思舊姻而求

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

其新而異故爾此見詩人責人忠厚之意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鄭氏曰考成也孔氏曰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曰設盛食

之以落

歐陽氏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禱祝之言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若知斯干為考室之辭則一篇之義簡易而通明矣

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於刺詩之後何也蓋宣王晚歲雖怠於政然中興周室之大德豈可以是而掩之乎故復取此二篇以終之也宣王之雅有美無刺大雅言大

讀詩記二十

十

祥力

體者也論其大體則宣王固一世之賢君也

秩秩

直乙反

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

及弟矣式相好

呼報反

矣無相猶矣

毛氏曰秩秩流行也。孔氏曰斯此也漸卦鄭注云干謂大水之傍。毛氏曰幽幽深遠也。

長樂劉氏曰南山鎬京之陽終南之山也。孔

氏曰如竹之叢生根本之衆

董氏曰苞叢生而固也

鄭

氏曰式用也。歐陽氏曰猶圖也謀也。董氏

曰宣王作室後臨水前對山其盤基之厚如竹

之苞其締蔭之廣如松之茂朱氏曰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

密如松之茂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所謂聚

國族於斯也○李氏曰兄弟之居此室各相和

好輯睦無有相圖○朱氏曰蓋頌禱之辭呂氏曰保

吾兄弟於斯繼吾祖妣於斯安吾身於斯傳吾子孫於斯故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又曰似續妣祖又曰君子攸芋攸躋攸寧又曰乃占我夢男子之祥女子之祥也

似續妣必履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

笑爰語

毛氏曰似嗣也○鄭氏曰妣先妣姜嫄也○曾

氏曰似續妣祖以生民闕宮之詩考之豈謂姜

嫄后稷與孔氏曰大司樂舞大濩以享先祖舞

周之王業特立廟用樂別祭○百堵解見鴻鴈○毛氏曰西

南其戶西鄉戶南鄉戶也孔氏曰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

在東者西戶耳孫毓云猶南東其畝○鄭氏曰爰於也○蘇氏曰

厲王之亂而宮室敗壞宣王謀所以續其先妣

先祖者故築其宮室王氏曰築室百堵者言廣且多也於是居

處於是笑語焉

約之閣閣音各椽陟角反之橐橐音託風雨攸除直慮反鳥

鼠攸去君子攸芋反香于

毛氏曰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孔氏曰以繩約縮之繩在板上

歷歷然約謂繩約板直則墻端正也。蘇氏曰閣閣上下相乘也。○孔氏曰椽

如椽杙之椽謂以杙築之也。○蘇氏曰橐橐橐杙

聲也孔氏曰既投土於板橐橐然。○朱氏曰除亦去也

○毛氏曰芋大也。○孔氏曰作群寢之時縮板

杙築至群寢既成其墻屋弘殺則風雨之所

除其築作堅緻則鳥鼠之所去王氏曰言上下四旁皆牢密也

○蘇氏曰君子於是居焉所以為尊且大也。○

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作約之格格周禮冬官先

儒引詩為據亦作格格

如跂音企斯翼如矢斯棘居力反如鳥斯革如翬音輝斯

飛君子攸躋子西反

孔氏曰如跂如人跂足直立。○歐陽氏曰翼敬

也棘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謂廉隅繩直如

矢行也革變也。○鄭氏曰伊雒而南雉素質五

色皆備成章曰翬。○毛氏曰躋升也。○歐陽氏

曰宮寢之制度其嚴正如人跂而翼也其四隅

如矢行而直也。其竦起如鳥驚變而悚顧也。其

軒翔如翬之飛也。孔氏曰：斯革斯飛，言簷阿之勢似鳥飛也。呂氏曰：如翬

斯飛，覆以瓦而加丹，謂宮室之美如此。宜君有文采而勢騫舉也。

子升而居之也。王氏曰：君子攸躋，則又言其高也。○釋文曰：棘

韓詩作枋。枋，隅也。旅，即反。革韓詩作朝云翅也。

殖殖。市力反。其庭有覺，其楹噲噲。音快。其正。音政。噦噦。呼會

反。其冥。莫形反。君子攸寧。

毛氏曰：殖殖，平正也。王氏曰：殖殖，其庭之言庭地之實也。○孔氏

曰：庭宮寢之前庭也。○朱氏曰：覺，高大而直

三十一

讀詩記二十

十三

志

也。毛氏曰：覺，言高大也。鄭氏曰：覺，直也。○孔氏曰：楹，柱也。○鄭

氏曰：噲噲，猶快快也。○呂氏曰：正，謂正寢。○蘇

氏曰：噦噦，深廣之貌。○呂氏曰：冥，謂室之奧突

鳥叫也。王氏曰：噲噲，其正則知噦噦，其冥偏也。噦噦，其冥則知噲噲，其正是明也。

歐陽氏曰：宜，君子居之而安寧也。董氏曰：噲噲，室者也。噦噦，其冥所謂陰室者也。古者攷陰陽以爲宮室，故其正爲陽，冥爲陰。夫負陰抱陽，以安其神，所以寧也。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

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于弓反。維羆。彼宜反。維虺。許鬼反。維蛇。市奢反。

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鄭氏曰莞小蒲之席也。孔氏曰西方人呼蒲為

一草之名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為兩種席也。莞細而用小蒲。釋文曰莞草叢生水中莖

圓江南以為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竹箦曰箦。董氏曰下莞上箦

燕非也。按几筵莞筵蒲筵則有之而箦竹無施於席則知所以為寢也。孔氏曰士喪禮云下

莞上箦衽如初則平常寢卧之席也。興夙興也。爾

雅曰羆如熊黃白文。舍人曰黃白色郭璞云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慙多力

能拔樹木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孫炎曰江淮以南謂虺為蝮廣三寸

頭如屈指有牙最毒郭璞曰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為蝮虺今虺細頸大頭色如艾綬文文間有

毛似豬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蘇氏曰寢既成設莞箦而

寢於其中起而又占其夢。歐陽氏曰六章以

下至於卒章盛陳占夢生子之事者謂安此寢

而生男女男則世為君王女子宜人之家室亦

禱頌之辭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

祥。

王氏曰大人者當時在位之大人。孔氏曰左傳文公之夢子

犯占之不必占夢之官乃得占也。董氏曰大人占之與故老占夢何異詩以美為主不害於辭故

重其事雖謂大人占之可也。鄭氏曰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

為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為生女。王氏曰：熊羆彊

力壯毅，故為男子之祥。虺蛇，柔弱隱伏，故為女子之祥。○范氏曰：身安志

平，誠意感通而吉夢可占。故生男則室家君王

生女則無父母詒羅人道盡於此矣。王氏曰：人之精神與

天地陰陽流通，故夢各以其類至。先王置官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

吉凶，獻吉夢，贈惡夢，知此則可以言性命之理矣。○朱氏曰：先王建官設屬，其於天人相與之

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宗祝瞽侑皆在左右，二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於既之裳，載弄之璋。音章

其泣嗶嗶。華彭反朱芾音弗斯皇，室家君王。

毛氏曰：半圭曰璋。孔氏曰：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

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故知半圭曰璋。○孔氏曰：嗶

嗶者聲大也。○鄭氏曰：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

朱。白虎通曰：芾者蔽也。行以蔽前。天子朱芾，諸侯赤芾，以韋為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皇

猶煌煌也。○孔氏曰：君諸侯也。王天子也。鄭氏曰：宣

王所生之子，或且為天子，或且為諸侯。○鄭氏曰：男子生而卧於

牀，尊之也。○毛氏曰：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

孔氏曰：裳，明習為卑。璋，見效奉臣職。王肅云：言無生而貴也。明欲為君父，當先知為臣子也。璋而得為臣職者，群臣之從王行禮者，奉璋，棫樸

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女子不可常寢於

地竟無裳。男子亦不容無褌。暫時示男女之別耳。○鄭氏曰：以璋者，明成之有漸。○王氏曰：男子不衣之衣，而衣之裳者，裳下服也。不弄之圭而弄之璋者，璋半圭也。成人有漸，故也。女子其服自幼以至長，其事自易以至難。○王氏曰：其亦有漸也。先王之教人，可謂至矣。

泣之美，亦所以為吉祥。故羊食我之生也，聞其

聲者，知其滅羊舌氏矣。○朱氏曰：子之生於是

室者，皆將服朱芾煌煌然。有室有家，為君為王

矣。○陳氏曰：作室而生子，則本支甥舅自此始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褌。他計反載弄之瓦，無非

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以之反罹。

詩經卷三十一

一六

後

毛氏曰：褌，襦也。孔氏曰：褌，兒被也。瓦，紡。芳罔反塼，音也。孔氏

曰：婦人所用瓦，維紡塼而已。○鄭氏曰：儀，善也。出釋詁○毛氏曰：

罹，憂也。○鄭氏曰：卧於地，卑之也。○蘇氏曰：衣

之褌，即用其所衣而無加也。○鄭氏曰：弄之紡

塼，習其所有事也。婦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

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之事。惟議酒食爾。

無遺父母之憂。王氏曰：女子以順為正，無非足矣。有善則非其吉祥，可願之事。

也。○朱氏曰：在易，家人之六二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而孟子之母

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晷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門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

○毛氏曰無儀婦人質無威儀也○孔氏曰謂無如丈夫折旋揖讓棣棣之多○丘氏曰婦人尚靜嘿不當有所是非○說文曰襜褕也詩曰尚質慤不當為威儀

載衣之襜他計切釋文曰韓詩作襜音同

一章揔述其宮室之面勢而願其親睦二章三章述其作室之意與營築之狀至於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則宮室成矣故四章言望其外則雄壯軒翥如此五章言觀其內則高明深廣如此望其外則未入也故曰君子攸躋言其方升也觀其內則已入也故曰君子攸

寧言其既處也六章已下皆禱頌之辭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鄭氏曰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

孔氏曰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此詩唯言牛羊者馬祭之所用者少豕犬雞則比牛羊為卑故特舉牛羊以為美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為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純而

反爾羊來思其角濺濺莊立爾牛來思其耳濕濕反

始立

毛氏曰黃牛黑脊曰犗。李氏曰思辭也。○毛

氏曰聚其角而息澌澌然。王氏曰澌澌和也。羊以善觸為患故言其

和謂聚而不相觸也。○董氏曰說文澌為和則澌而比者也。曰 伺丑之 而動其

耳濕濕然。釋文曰伺食已復出嚼之也。○王氏曰牛以耳澤為善。○山陰陸氏曰牛

之為物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故古之視牛者以耳祭義所謂大夫袒而毛牛尚耳。○董氏

曰牛卧則耳下垂濕者其垂也。○歐陽氏曰呼牧人而告之曰

誰謂爾無牛羊乎其數若此之多也。○孔氏

曰羊一群有三百不知其群之有多少也。牛犗

者有九十亦不知其不犗者之數也。董氏曰三百維群以

群計也。九十其犗以犗計也。黑脊為犗則黑皆為袖黑耳為犗亦各以其數也。皆才細反袖音

音尉。鄭氏曰言動息澌澌濕濕者美畜產得

其所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五戈反爾牧來思何

河可反 蓑素戈反 何笠音立 或負其餼音侯 三十維物爾牲

則具

毛氏曰訛動也何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

暑。孔氏曰蓑唯備雨之物笠則元以禦暑。○蘇兼可禦雨既夕禮蓑笠注俱以為禦雨。

氏曰物類也。○毛氏曰三十維物異毛色者三

十也。孔氏曰謂青赤黃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鄭氏曰降阿飲

池或寢或訛言此者美其無所驚畏也。李氏曰動息各

遂其性。○王氏曰牧之。地以有阿有池為善。○長樂劉氏曰牧之者

日持雨具齋餼糧從牛羊之所宜適以順其性

而蕃其息故牲有餘備矣。鄭氏曰祭祀索則有之。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之丞反。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

矜兢兢。其永反。不騫。起虔反。不崩靡。毀皮反。之以肱。古弘反。

畢來既升。

讀詩記二十 十九 異

鄭氏曰麓曰薪細曰蒸。○毛氏曰矜矜兢兢言

堅彊也騫虧也崩群疾也肱臂也。○朱氏曰既

盡也。○毛氏曰升升入牢也。○鄭氏曰牧人有

餘力則取薪蒸以來歸也。○王氏曰及其將歸

而又辨其雌雄者視其多寡之數也爾羊來思

者與夫君子于役之詩曰牛羊下來者類也矜

矜兢兢者豈非山川草木之所宜而牧之者不

失其性而至於堅彊歟不騫不崩言羊得其性

而無耗敗也言羊而不言牛者羊善耗敗故也

言羊不耗敗則牛可知矣

山陰陸氏云齊民要術曰羊有疾輒相汗

○長樂劉氏曰不騫不崩謂群隊脩廣望之不斷也

○鄭氏曰麾之以肱

畢來既升言馴擾從人意

長樂劉氏曰麾之以肱謂馴擾不假笞箠

也○蘇氏曰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言其擾也

○陳氏曰畢來既升

者牧事畢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旄

音旄旄旄音旄

矣大人占之衆

維魚矣實維豐年旄維旄矣室家溱溱

側巾反

歐陽氏曰衆維魚矣但言魚之多也○周官司

常縣鄙建旄州里建旄

詳見出車

○毛氏曰溱溱衆

詩言言言二十

詩言言言二十

二

具

也○朱氏曰占夢之說未詳豈古者卜筮之家

有是說與

毛氏曰陰陽和則魚衆多矣旄旄所

豐年豐年則民閑樂故以田以魚夢魚斯豐年

之祥也旄者旄者皆田官之所建也旄統人少

旄統人多今建旄之處○王氏曰此牧成而考

乃建旄則民庶衆矣

之之詩也故以吉祥之事終焉

陳氏曰宮室成而考之故以人

君之夢而書其祥牧成而考

○孔氏曰歲孰民

滋國之休慶也以斯干無羊之卒章觀之所願乎上者子孫

昌盛所願乎下者歲孰民滋皆不願乎其外

也彼秦漢好大喜功之主肯以是為可願哉

無羊四章章八句

節

反在切

南山家父

音甫刺幽王也鄭氏曰家父字周大夫○孔氏曰

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卒十六歲古人字或累世同之雲漢序曰仍叔相五年

仍叔之子來聘仍氏或亦世字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也

按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

氏謂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然則此詩

在古止名節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

許百反

師尹民具爾瞻憂

古

古街

心如惓

徒藍反

不敢戲談國既卒

子律反

斬何用不監

毛氏曰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

貌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為大師

李氏曰洪範曰

師尹惟日此師尹不可指其人如此詩曰尹氏大師是尹氏為大師明矣春秋書曰尹氏卒譏

世卿也其後又書尹氏立王子具俱瞻視惓燔朝則尹氏之為世卿其來甚久

也李氏曰雲漢曰如惓者內熱之謂也朱氏

曰卒終也○蘇氏曰斬絕也○鄭氏曰監察也

○陳氏曰南山國之望大師民之瞻民之瞻大

師也見其所為如此憂心如火之燔灼第畏其威不敢言爾國既至此終滅絕矣汝何不察也

○釋文曰悵韓詩作炎字書作焮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於宜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

方薦徂穀瘵才何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慥慥莫七感

懲嗟

蘇氏曰山之實草木是也。毛氏曰猗長也李氏

曰猗如綠竹薦重也孔氏曰薦與瘵病也弘大

也慥曾也。○蘇氏曰山之生物其氣平均如一

三十一 豈頌詩記二十一 三十一 安九

凡生於其上者無不猗猗其長也。○鄭氏曰責

三公之不均平不如山之為也謂何猶云何也

王氏曰不平謂何者發問之辭也○王氏曰薦瘵者乘氣之所

生曰方薦瘵則以言其薦瘵之未艾。○李氏曰

喪亂弘多言喪亂之大而多也民言無嘉蓋為

民無善言但怨讟耳。○蘇氏曰尹氏秉國之均

而不平其心則人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

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亂人怨而謗讟其上然

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李氏曰慥以

莫懲嗟以

見尹氏為惡常自若○董氏曰天方薦瘥說文作天方薦

嗟嗟殘田也

尹氏大音泰師維周之氏丁禮反秉國之均四方是維

天子是毗反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毛氏曰氏本也均平也○長樂劉氏曰維持也

○鄭氏曰毗輔也○朱氏曰弔愍也○毛氏曰

空窮也○鄭氏曰師衆也○孔氏曰尹氏為大

師之官是周根本之臣王氏曰京室以大族為氏朝廷以尊官為氏

者安危存亡所出也尹氏大族也秉國之平師尊官也故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

詩言言二

二十三

列仁

居權衡之任○朱氏曰言尹氏大師維周之氏

而秉國之均則宜有以維持四方毗輔天子而

使民不迷乃其職也○李氏曰尹氏不能如此

則其亂必矣故呼天而告之曰昊天不弔歐陽氏曰

昊天不弔哀此下民不宜如是之空我師

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蓋曰人之類

將滅矣甚言之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

已無小人殆瑣瑣素火反姻亞則無膺武音仕

張氏曰仕猶事也。○蘇氏曰罔欺也。○朱氏曰君子指王也。○毛氏曰夷平也。○王氏曰已廢退也。孟子所謂士師不能治事則已之與此已同義。○毛氏曰殆危也。瑱瑱小貌兩壻相謂曰亞。孔氏曰劉熙釋名云兩壻相謂曰亞者。言每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臚厚也。○朱氏曰言尹氏委政於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罔幽王而欺之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不可以罔君子也。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鄭氏曰瑱瑱婚姻之小人無厚任用之置之大位也。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謂尹氏所與圖事者也。瑱瑱姻亞則無臚仕謂尹以親暱而置之高位者也。

昊天不傭反敕龍降此鞠反九六反訥音凶昊天不惠降此

大戾音麗君子如屆音戒俾民心闕反若穴君子如夷惡

怒是違

毛氏曰。備均也。○朱氏曰。鞠窮也。訕亂也。○鄭氏曰。惠順也。戾乖也。届至也。○毛氏曰。闕息也。○鄭氏曰。夷平易也。○蘇氏曰。遠遠也。○朱氏曰。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蓋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也。雖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用其至則民之亂心息矣。君子平其心則民之惡怒遠矣。○又

夫為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為天實為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也。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焉。後皆放此。○釋文曰。備韓詩

詩言言二

二二五

劉永

作庸庸易也。

鞠訕大戾。匪降自天。皆尹氏為之也。民罹其害。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也。在民視之則難。在幽王為之則易。進賢而退姦。蓋為國之至理。而二者之情狀。惟平其心者則見之也。幽王如幡然用其至。則尹氏必不居位。而民之怨息矣。幽王如坦然平其心。則尹氏自不能逃其罪。而民之惡怒遠矣。夫何難哉。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

醒音呈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鄭氏曰式用也言月月益甚也○毛氏曰病酒

曰醒成平也董氏曰國之有成其紀綱法令之所存此人主之所操也○鄭

氏曰卒終也○陳氏曰不愍弔昊天亂何時定

方且與歲月俱生而使民不寧○鄭氏曰我今

憂之如病酒之醒矣○王氏曰秉國成者王之

事也○歐陽氏曰責幽王不自為政而使此尹

氏在位致百姓於憂勞也孔氏曰王肅云言政不由王出也

前章既言去尹氏之易此章復言王終不能

去反使之長惡不已或者其天意乎故曰不

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

如醒言亂之甚憂之極也秉國成者其誰乎

何為不自為政卒使尹氏之勞我百姓也蓋

深尤幽王之專任尹氏也誰云者不敢斥王

之辭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子六反靡所騁

反教領

毛氏曰項大也○鄭氏曰蹙蹙縮小之貌騁馳

騁也。○歐陽氏曰：我駕此大領之四牡，四顧天下，王室昏亂，諸侯交爭，而四方皆無可往之所。此章言幽王既不悟，賢者有去而已。於是駕彼四牡而將行，四牡項領，則馬之肥壯固可惟意所適也。然我瞻四方，則蹙蹙靡所騁，蓋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是以無可往之地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音如相醕亦如相醕。市由反矣。

朱氏曰：茂盛也。○鄭氏曰：相視也。視，女子矛矣。言欲

戰鬪相殺傷也。矛解見秦無衣醕，如賓主飲酒相醕酢。

黃詩記二

三七

吳仲

○朱氏曰：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矛戟如

欲戰鬪及既夷，平悅懌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

相醕酢，不以為怪也。孔氏曰：言相惡既深，和解又疾，皆是無常小人。○董

氏曰：此小人之常態也。○蘇氏曰：小人喜怒之不可期如

此是以君子不忍立於其側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芳服反怨其正。

朱氏曰：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

是則我王亦不得寧矣。○蘇氏曰：然尹氏猶不

自懲艾，乃反怨人之正已者，言其為惡無有已。

也鄭氏曰女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怨憎其正也

此章篇將終矣故復嘆曰昊天其使尹氏不平乎我王其不得安寧乎今尹氏不懲創其惡覆怨正人之攻已者方且報復而未已吾是以憂吾君之不得寧也此憂豈為身哉

家父作誦以究王訥式訛五戈反爾心以畜許六反萬

邦

鄭氏曰究窮也訛化也畜養也○孔氏曰詩人之情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

讀詩記二

二二八

吳仲

名或自顯官字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

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

家父作詩乃復表其詩出於已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

也○朱氏曰家父作為此誦以窮究王致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范氏

曰攻其惡者正其心而已此所以為幽王變雅

之首李氏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

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

此章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

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音政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繁扶表反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

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癩音鼠憂以痒音羊

毛氏曰正月夏之四月孔氏曰昭十七年六月日食太史謂之正月周

六月是夏四月謂之正月月繁多也○鄭氏曰

訛偽也孔將甚大也○毛氏曰京京憂不去

也王氏曰京京大也○呂氏曰癩憂幽憂也與下鼠思

讀九二一

二十九

用乙

泣血文雖小異義亦同也○毛氏曰痒病也○

范氏曰正月長養之月也繁霜肅殺之氣也○

孔氏曰觀天災為之憂傷○歐陽氏曰降霜非

時天災可憂而民之訛言以害於國又甚於繁

霜之害物也○董氏曰霜降非時災降于上也

訛言非常禍起于下也上下相應如此則國亡

無日矣李氏曰夏商之季至於漢唐之末天災

君臣未有覺悟者蓋○歐陽氏曰念我獨兮

憂心京京大夫言已獨為王憂耳以見幽王之

朝多小人而君臣不知憂懼也。○長樂劉氏曰：哀哉我之夙夜憂國顧無助我者，鼠病而憂在于穴內，人所不知也。我有癩憂至於痒，病人所不知也。○董氏曰：訛言石經作偽言。

允譎張為幻以罔上惑眾者皆謂之訛言。

父母生我胡俾我瘡。音庚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

自口莠。餘久反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毛氏曰：瘡病也。○鄭氏曰：自從也。○王氏曰：莠惡

也。蓋穀謂之善則莠惡可知也。蘇氏曰：莠不實也。○毛

詩記二十

三十

目7

氏曰：愈愈憂懼也。王氏曰：愈愈憂甚之謂也。○王氏曰：疾痛

故呼父母而傷已適丁是時也。○鄭氏曰：此何

不出我之前居我之後窮苦之情苟欲免身訛

言之人善言從女口出惡言亦從女口出女口

一耳善也惡也同出其中謂其可賤憂心愈愈

我心憂如是與訛言者殊塗故見侵侮也。蘇氏曰：小

人傾詐反覆無愧使我憂心愈愈日以益甚而反以侮我曰何至是

憂心惇惇。其營反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必政反其臣

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毛氏曰惇惇焉意也。王氏曰惇獨也。○陳氏曰祿福

也無祿猶言不幸也。○鄭氏曰辜罪也。○朱氏

曰并俱也。古者以罪人為臣僕亡國所虜亦以

為臣僕。故箕子曰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言不

幸遭國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隨以淪陷而

并為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如鳥飛不

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王氏曰民有欲無主乃亂天生聰明時又王不能又而民無所得祿則釋王而從祿于他鳥之為物唯能食已則止其屋民之從祿將如此矣

哀者哀其如此瞻者瞻其將然也

三五五九 讀詩記二十

三十一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之丞民今方殆視天夢夢。莫

反既克有定靡人弗勝。升音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毛氏曰中林林中也。○鄭氏曰侯維也林中大

木之處而維有薪蒸耳。○爾雅曰夢夢亂也。○

朱氏曰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以其形體謂之

天以其主宰謂之帝。○蘇氏曰中林之木莫不

摧毀而維薪蒸在焉其殘之也甚矣幽王播其

虐於天下大家世族散為皂隸亦猶是也。王氏曰君

之剝削於民而至於盡猶人之侵伐材木以致薪蒸者也民方在危殆之中

視天之夢夢若無能為者不知此天理之未定

故也

歐陽氏曰民今方危殆而仰瞻天則夢夢然而無所告

方其未定何

所不至及其既定人未有不為天所勝者申包

胥曰人眾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不然天豈有

所憎而禍之耶適當其未定故爾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

老訊

音信

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毛氏曰故老元老訊問也具曰予聖君臣俱自

謂聖也○歐陽氏曰凡禽鳥之雌雄多以其首

三十一

讀詩記二

三十二

劉永

尾毛色不同而別之烏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

人所難別故引以為言○李氏曰謂山為卑則

有為山脊者有為大阿者而皆以為卑民之訛

言變白為黑如此乃不懲艾之何也○孔氏曰

王既任小人不止訛言而愛好鄙碎共信徵祥

召彼元老宿舊有德者但問之占夢之事言其

侮慢長老也

朱氏曰方且召彼故老而問之以不急之事○前漢藝文志曰惑者

不稽諸躬而忌妖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

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呂氏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皆不信仁賢之實也○

王氏曰亂甚矣不知與故老圖此乃召而訊之

占夢則其迷亦甚矣唯其迷甚故君臣皆自謂

聖而上下同德如烏雌雄無以相別也孔叢子

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

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

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

乎君臣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其欲謂地蓋厚不敢不踣井

反維號音豪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暉鬼

四四十一

讀詩記二十

三十三

刘文

蜴星歷

毛氏曰局曲也孔氏曰曲者曲身也踣累足也說文曰踣小步也

脊理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以虺為蝮○毛

氏曰蜴蝮也孔氏曰釋魚云蝮蝮蜥蜴蜥蜴一名

蜥蜴蜥蜴名蝮蝮蜥蜴名守宮○董氏曰陸璣以虺蜴為蝮蝮鄭康成以虺蜴為蜥蜴攷詩書

無以虺為蜴者○朱氏曰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

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踣家語曰孔子讀詩于正

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

妄也故賢也既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盖高不敢不

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此言
上下畏罪而無所自容也
○王氏曰人號呼

而出斯局踏之言者非誕也乃有倫序有脊理

○朱氏曰哀今之人胡為肆毒以害人而使之

至此乎王氏曰當是時也人之害人者則為虻矣

瞻彼阪反音田有苑音鬱其特天之抗反五忽我如不我

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鄭氏曰阪田崎嶇堯反苦交堯反戶角之處而有苑

然茂特之苗○毛氏曰抗動也仇仇猶謦謦報五

反也孔氏曰釋訓云仇仇教教○朱氏曰力猶

三四七十一 讀詩記二 三四四 劉文

用力也○李氏曰視彼阪田崎嶇之處有苑然

特盛之苗亦猶昏亂之朝有挺然特立之賢者

特立之苗特生於阪田之中而天為風雨以抗

動之惟恐其不勝鄭氏曰謂其迅疾也亦猶賢者之特立

而小人成群思有以中傷之惟恐其不及也歐陽

氏曰云天之抗我者君子居危推其命於天也○蘇氏曰方其求我以

為法也如恐失我爾○孔氏曰其得我則空執

留我其禮待我謦謦然○蘇氏曰曾不力用我

也書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

由聖

朱氏曰求之甚艱而棄之甚易言其無常耳。鄭氏曰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

實○歐陽氏曰此章大夫自傷獨立於昏朝之

辭也大夫既傷獨立而知其無如之何故於下

章遂及亡國之憂○釋文苑作苑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

力詔反

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

補毛反

妣

音威呼悅反

之

孔氏曰結纏結也○歐陽氏曰正政古用字多

通○毛氏曰厲惡也○鄭氏曰火田為燎燎之

詩詩記二十

三十五

七

方盛之時炎熾燂怒也○毛氏曰宗周鎬京也

褒國也妣姓也威滅也

釋文曰威齊人語也

○鄭氏曰心

憂如有結之者○歐陽氏曰我心之憂如結而

國之政何其惡也

王氏曰萬危也正危則以邪勝故也

○李氏曰

火之燎于原寧有能滅之乎今也赫赫然之宗

周而乃為褒妣所滅誠可駭也

朱氏曰赫赫之宗周而一褒妣

足以滅之也蓋傷之也

○毛氏曰幽王惑褒女以為后詩人

知其必滅周也

孔氏曰宗周末滅詩人以褒妣淫妬知其必滅周也

○歐

陽氏曰此詩上七章皆述王信訛言亂政至此

始言滅周主於褒姒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

終其永懷又窘求隕反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

輸爾載才再反下同將七羊反伯助予

毛氏曰窘困也。孔氏曰輔是可解脫之物蓋

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鄭氏曰輸墮許規

反也。○毛氏曰將請也伯長也。○蘇氏曰幽王

日為淫虐譬言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

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朱

氏曰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也。○毛氏曰大

車重載又棄其輔。○鄭氏曰乃棄爾輔謂遠賢

也棄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言

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蘇氏曰幽王不虞難之

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予則無及矣○董

氏曰韓詩詩章句以窘為迫

前章既言周之必亡矣此章懷不能已復誨

幽王曰此何等時乃棄賢者不以自助乎無

至於傾覆而誨之也

無棄爾輔負音云于爾輻方六反屢力住反顧爾僕不輸

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毛氏曰負益也。朱氏曰輔所以益輻也。孔氏曰當

無棄爾之車輔益於爾之輪輻。鄭氏曰屢數音朝也。僕將車者

也。歐陽氏曰戒其無棄爾輔而益其輻又顧

其僕使不覆所載者謂駕車者當如此猶恐覆

敗而今乃履絕險而不以為意則宜其覆矣。

蘇氏曰告之而不信故又曰終踰絕險曾是不

意。李氏曰不棄爾輔負于爾輻可謂慎矣猶以為未也而又屢顧爾僕然後不至於多難今

幽王乃終然踰於絕險之地而不以為意其忽於禍難可知矣。○范氏曰治天

下者任重道遠故以將車喻

魚在于沼之紹反亦匪克樂音洛潛雖伏矣亦孔之炤

灼音憂心慘慘七感反念國之為虐

毛氏曰沼池也。鄭氏曰炤炤易見也。毛氏

曰慘慘猶戚戚也。王氏曰魚在于沼其為生

已蹙矣是以匪克樂也。蘇氏曰君子立於衰

亂之朝譬如魚之在沼非其所樂。王氏曰潛

雖伏矣亦孔之炤以譬君子雖潛伏無所容也

蹙而困之如此故君子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也慘慘則幽愁之至也

孔氏曰賢者在朝廷非能有樂退而隱居雖遁

於山林之中又姓名聞徹不可以避莫知所於者所獲士雖隱晦於山林亦爲羅織者所麗言危亂之世有道君子在朝不可也在野不可也

○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登降信

宿從者樂姚義竇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文中

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威曰聞朝廷有召子

議矣文中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

亦不我力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威曰終踰

二十一 讀書記二 二十八 異一志

絕險曾是不意文中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既

而曰不可爲矣

彼有旨酒又有嘉穀

戶交反

洽比

毗志反

其鄰昏姻孔

云念我獨兮憂心慤慤

毛氏曰洽合也○孔氏曰比親比也○毛氏曰

去旋也慤慤然痛也○李氏曰小人有旨酒嘉

穀和洽其鄰里與其親戚周旋而我獨憂之昔

人有言曰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爲樂也突

決棟焚而母子恬然不知禍之將及也今國勢

如此而小人徒乃群居飲酒以相樂殆燕雀之

類也王氏曰君子因蹙而小人得志有酒食以洽比其鄰里怡懌其昏姻而昏姻甚稱說

其為善則君子矢志窮獨其憂甚矣慤慤則疾痛之至也。歐陽氏曰大夫既自傷將及禍而

又哀彼衆人不知危亡可憂而猶有以酒釋者與其鄰里親戚為樂者而我獨憂也。

文穀作者曰本又作穀

此音彼有屋藪藪音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夭夭

於遙反是掾陟角反哿哥我反矣富人哀此惇獨

毛氏曰此此小也藪藪陋也。鄭氏曰穀祿也

○朱氏曰掾害也。○毛氏曰哿可獨單也。○孔

讀詩三

二十九

天可

氏曰此此然之小人彼已有室屋之富矣其藪

藪然窶陋者方有爵祿之貴矣。○王氏曰此此

者有家而藪藪者方且有祿未艾也而民反無

祿。○蘇氏曰民方無福故天之夭孽並出而掾

喪之王氏曰此此藪藪者掾害之也富人猶可勝也惇獨甚矣

李氏曰衰亂之世要其極也貧富俱受其禍言其一時之虐攻富者之財猶可以勝其求貧者

愈不堪也。○說文曰佻小貌從人從凶詩曰佻佻彼

有屋斯氏切。○後漢書蔡邕釋誨云速速方

穀注謂小人乘寵方穀而行也

勞役之甚者。又就其間自較其輕重。故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困苦之甚者。又就其間自較其淺深。故曰哿矣。富人哀此。惇獨使民至。是蓋甚可憐矣。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毛氏曰交日月之交會

孔氏曰日月交會謂朔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黃帝詩二

甲

宋夕

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交會而日月同道則食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則不食矣又曆家為交食之法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為限然月先在裏則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此得之矣○鄭氏曰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食○李氏曰唐志云十月之交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什方張氏曰詩有夏正無周正獨此詩為周正可乎漢曆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曆則有之議者疑其傳會而為此也○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為純陰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陰壯之甚也○孔氏曰古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

之曆書亡矣。今世有周曆魯曆者，蓋漢初為之。其交無遲速盈縮考日食之法，而其年月往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曆考此。辛卯日食者，○毛氏曰醜惡也。○蘇氏曰交當朔則日食，然亦有交而不食者，交而食陽微而陰乘之也。交而不食陽盛而陰不能掩也。○朱氏曰此則係乎人事之感，蓋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所感如是，則陰盛陽微，而日為之食矣。是以聖人於春秋每食必書而

詩人亦以為醜也。

孔氏曰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

為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王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也。

氏曰：月有盈虧，虧則微矣。彼月而微，則固其所

此日而微，則非其常。○鄭氏曰：災害將起，故下

民亦甚可哀。

蘇氏曰：天變既見，君子知國之將亡，國亡則民首被其患，是以哀之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

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鄭氏曰：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行道度也，

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

李氏曰：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

蝕之矣。朔而正於黃道，是謂日。彗月明則陰不為之食矣。凡日月之食者，皆不用其常道。

用其良，不用善人也。臧善也。○孔氏曰：猶言一

何不善。○王氏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則以四

國無政，不用其良，故也。月食非其常也。然比日

食，則以陽侵陰，猶為常也。此日而食，則為變大

矣。李氏曰：春秋日食三十六，月食則未嘗書。豈月未嘗食耶？亦以為常故爾。○左傳

昭七年，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彼日而食

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

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前漢劉向引

詩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

燁燁于輒反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甫味反騰山豕萃

徂恤反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七感反

莫懲。

毛氏曰：燁燁，震電貌。震雷也。○朱氏曰：寧安也。

令善也。前漢李尋傳注：雷電失序，不安不善。○毛氏曰：沸出騰乘

也。山頂曰豕。○鄭氏曰：萃，崔嵬。爾雅注：萃謂山峯頭巉巖者。

潛曾也。○孔氏曰：幽王之時，不但日食，又燁燁

然有震雷之電，其聲過常，百川之水皆溢出而

相乘山之冢頂高峯之上萃然崔嵬者皆崩落

高大之岸陷為深谷深下之谷進出為陵毛氏曰高

岸為谷深谷為陵言易位也。陳氏曰因山頂之高者崩故陵谷由之以改易所陳皆

當時實事。○朱氏曰災異之衆如此是宜恐懼

修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董子曰國

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

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

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前漢

劉向上疏曰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豕萃崩高岸

卷之九

讀詩記下

四

與

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王氏曰哀而怪之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聚側留反

子內史蹶俱衛反維趣七走反馬橘音矩維師氏豔餘瞻反

妻煽音扇方處

鄭氏曰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橘皆氏孔氏

曰父及伯仲是字之義番聚蹶橘單言又聚子以字配之若曾子閔子然故知皆氏。○朱

氏曰卿士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揔六官之事

也。○鄭氏曰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

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孔氏曰王肅以此宰為小

宰鄭司農宰夫注云詩曰家伯維宰謂此宰夫也小宰宰夫經傳之中未有單稱宰以此知家伯是冢宰也此大率以官高為膳夫上士也掌先而有不次者便文以取韻也膳夫上士也掌

王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

生子奪之法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孔氏曰序官趣

馬下士一人此言中士者誤也師氏亦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

之事○毛氏曰豔妻褒姒美色曰豔前漢谷永云昔褒姒

用國宗周以喪豔妻驕扇日以不臧注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閻

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班婕妤賦云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閻之為郵煽熾

也○王氏曰求變異所生以用七子七子所以

見寵用事則以豔妻煽方處故也豔妻言其配

王以色而已非以德也煽言其勢盛若火之煽

然方處言方處勢未變徙也鄭氏曰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嬖寵方

熾之時並處位言女謁行之甚也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是以疾焉○李氏曰群小

人用事又有艷妻交結於內則其勢蟠結不可解也○釋文蹶作蹶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墻

屋田卒汙汙音來菜音來曰予不戕在良反禮則然矣

朱氏曰抑發語辭○毛氏曰時是也○朱氏曰

作動也即就也卒盡也○毛氏曰下則汙高則

萊

孔氏曰：汙者池，停水之名。禮記曰：汙其宮而豬焉，是也。萊者草穢之名。楚茨云：田萊多荒。

也。○鄭氏曰：戕殘也。○范氏曰：前章備舉其朝

之小人而皇父實尸之，其餘則以類聚而已。○

王氏曰：言皇父所為自以為是。鄭氏曰：言其不自知惡也。故

作我以從而不及我謀，乃徹我墻屋，使我田不

獲治，卑者卒汙，高者卒萊。長樂劉氏曰：何為於我民居有大興作而

不先即我民以謀之。○朱氏曰：或曰：廢其田宅以為池為園也。乃曰：予不戕女

下供上役禮則然矣，然則皇父豈肯自以所為

為不時乎？鄭氏曰：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

三十一 讀詩記三 四十五 高

當然言文過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式亮反擇三有事，曾侯多藏

才浪反不慙。魚覲反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

徂向。

毛氏曰：向邑也。孔氏曰：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朝縣

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三有事，國之三卿，曾信也。

侯維也。○爾雅曰：慙強也。且也。鄭氏曰：慙者心不欲自強之辭。

也。○朱氏曰：徂往也。○王氏曰：皇父甚愚而自

謂甚聖，故詩人因其自聖而譏之，曰：孔聖也。鄭氏

曰皇父專權足已自比聖人作都于向徙民而作其邑也。

孔氏曰皇父封於畿內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

增一卿以比列國也。鄭氏曰禮畿內諸侯二卿。毛氏曰皇

父擇其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鄭氏曰三卿皆

取聚歛之臣。王氏曰擇三有事。宣侯多藏則其用人維貨其言也。鄭氏曰盡

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王氏曰不憇遺一

老俾守我王者不自強留一老人以留衛王則

又不忠敬之甚也。孔氏曰皇父矜形勢盡將王官列職往向至向亦當反但

去時盡將之耳。陳氏曰擇多藏之人以為三公懼故老在位盡出之不遺一人以保我王。漢

靈帝時西園有三公之錢。在幽王時此錢歸之向矣。鄭氏曰又擇民之

富有車馬者以往居向。○董氏曰以實其邑也

黽民允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五刀

下民之孽魚列匪降自天子損嘽徒合沓反背蒲

憎職競由人。反

鄭氏曰囂囂衆多貌。○孔氏曰孽災害也。○蘇

氏曰嘽聚也沓重複也。毛氏曰嘽猶嘽。沓猶沓。○毛氏

曰職主也。○鄭氏曰詩人賢者見時如是自勉

以從王事雖勞不敢自謂勞。○蘇氏曰無罪猶

且見讒而况敢告勞乎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為

也噶噶沓沓多言以相說而背相憎專力為此

者人也而豈天哉陳氏曰噶聚談也沓猥并也

疾也用如此小人在位所以與孽未可歸於天也○前漢劉向上疏曰

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辜讒口噶噶

釋文噶噶作噶噶○說文曰傳聚也從人尊聲

詩曰傳沓背憎○釋文沓作啗

悠悠我里亦孔之痲莫背反四方有羨徐箭反我獨居

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

反自逸

毛氏曰悠悠憂也痲病也羨餘也○王氏曰徹

通也幽王之時天下病矣而我所居里則又甚

病矣又曰此所謂譏小已之得失而其流及上者也○孔氏曰四方之

民盡有饒餘我獨居此憂民莫不得優游自逸

我獨不敢休息王氏曰凡民之不如也○李氏曰幽王之時豈四方之民盡皆

饒羨優游大夫方言已之勤勞故為此辭學詩者當以意逆之○王氏曰不通

則以言其窮也其窮命也勉之而已故不敢傲

我友自逸也范氏曰時有潔身而去者已獨不去故曰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毛氏曰親屬之臣心不能已陳氏曰不然則不應不去也○

董氏曰里顧野王作瘰爾雅以瘰為病集注同之今毛以里為病蓋當毛作傳時字為瘰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政音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

歐陽氏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曰雨自上

下者也言衆多如雨而非政也今考詩七章都

無此義與序絕異當缺其所疑劉諫議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

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大夫刺幽王也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董氏曰韓詩作雨無政正大大夫刺幽王也章句曰無衆也書曰庶草繁蕪說文曰蕪豐也則雨衆多者其為政令不得一也故為正大天之刺

浩浩古老昊胡老天不駿峻音其德降喪饑饉其靳

斬伐四國旻密巾天疾威弗慮弗圖舍音赦彼有罪

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音倫胥息魚以鋪音普鳥

王氏曰浩浩廣大流通之意○毛氏曰駿長也

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饑。○孔氏曰：旻，天上有

昊，天明此亦昊天。又訂定本作昊天，俗本作昊天，誤也。○釋文曰：旻本有作

昊天者非也。○鄭氏曰：慮，圖也。○蘇氏曰：舍，置

也。淪，陷也。○鄭氏曰：鋪，徧也。○蘇氏曰：幽王之

亂，民之無罪而被禍災者，無所歸咎曰天。實為

之天之生物，浩然其若無窮者，奈何不長其德

既又生之，而又降喪亂饑饉以斬伐之哉。豈天

怒之，迅烈曾弗之慮而弗之圖乎。彼有罪者則

既伏其辜矣，置而勿疑可也。若此無罪而使之

二五十一 詩經卷二十一 什 辰

相與陷溺，無不徧焉。何也。○董氏曰：韓詩作薰

胥以痛，章句曰：薰，帥也。胥，相也。痛，病也。前漢序傳云：烏

呼史遷薰胥以刑。注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師古曰：詩小雅雨無正之篇曰：若此無罪淪胥以

鋪。韓詩淪字作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耳。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夷世反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

臧覆芳服反出為惡

毛氏曰：戾，定也。○鄭氏曰：正，長也。王氏曰：周官職一曰正

六官之長是也。○毛氏曰：勩，勞也。○孔氏曰：三事大夫

王肅以三事為三公大夫謂其屬

李氏曰徐安道以謂周官

曰三事暨大夫舉三公及大夫也

○朱氏曰臧善也○毛氏曰

覆反也○范氏曰周宗者周為天下之宗也○

王氏曰方是時周末滅而曰既滅者其滅之形

成故也

朱氏曰周宗姬姓之宗也既滅言將有易姓之禍其兆既見矣

○范氏

曰靡所止戾未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也正大

夫離居去位也其下大夫勞於從事故曰莫知

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無在公之節也邦君

諸侯莫肯朝夕無尊王之禮也幽王屏棄故老

侮慢諸侯其大臣不使其諸侯不王故大夫憂

之庶王之傲懼而用善反出於為惡莫之懲焉

孔氏曰君臣解體國將滅亡我庶幾曰王今國危如此當改用善而王反出為惡○董氏曰至此則宜反善矣庶幾其日望之而覆出為惡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

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毛氏曰辟法也○朱氏曰臻至也○鄭氏曰凡

百君子謂眾在位者○蘇氏曰幽王日益不悛

君子呼天而告之曰奈何哉法度之言王終莫

肯信者

鄭氏曰如何乎昊天痛而愬之也為陳法度之言不信之也。○范氏曰辟言不

信法語不從也

如人恣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既

已憂之則又告其群臣使皆敬其身。○王氏曰

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為惡自敬故也畏人故

也畏天故也

朱氏曰九百君子不可以王惡而自恣也亦各敬爾身而已不敬爾

身不相畏也不相畏不畏天也。○左傳季文子曰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

畏于天也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

反在登

我誓

反思列

御憺憺

子感

日瘁

反徂醉

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

則退

毛氏曰戎兵也遂安也

蘇氏曰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

○鄭

氏曰曾但也。○毛氏曰誓御侍御也

國語曰居寢有誓御

之箴。○說文曰誓狎習相慢

瘁病也。○鄭氏曰訊告也。○孔

氏曰兵寇已成而不能禦而退之飢困已成而

不能恤而安之。○鄭氏曰曾但侍御左右小臣

憺憺憂之大臣無念之者

王氏曰患難如此則九百君子宜任其憂

責然慘慘然日瘁則我誓御而已蓋王所親厚聽用誓御而已則患難之憂非其誓御誰肯任

之。○朱氏曰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

有問而欲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
一有譖言及已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
於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
以若是愬乎○釋文懔懔作慘慘

執御如揚雄為郎於哀平之世是也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反尺遂維躬是瘁反祖醉哿矣

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鄭氏曰瘁病也○毛氏曰哿可也哀賢人不得

言○鄭氏曰不能言言之拙也○李氏曰非出

於舌之難出於舌則躬受其瘁矣孔氏曰哀哉不能言之賢

者意雖欲言言則忤物若出是舌小人惡直將共害之○毛氏曰可矣世

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朱氏曰使

其身處於安樂之地○王氏曰言小人佞而獲

福也又曰忠實之人辭不能自達而病其躬巧

處休矣○蘇氏曰言之忠者世之所謂不能言也常可人意者佞人之言也此世之所謂能言也

○朱氏曰言此所以深嘆之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

可使怨及朋友

毛氏曰于往也。○鄭氏曰棘急也。○蘇氏曰人皆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幽王之世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于君而枉道者見怨於友。此仕之所以難。孔氏曰朋友之道相切以善今從君為惡故朋友怨之。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息嗣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王氏曰鼠思憂思也。范氏曰九物之多畏惟鼠為甚。○毛氏曰

無聲曰泣血。○蘇氏曰仕之多患也。故君子有

二十九
詩記二十一
五十三
刺

去者有居者不忍王之無臣與已之無徒也。則

告之使復遷于王都去者不聽而以無家辭之

居者於是憂思泣血患其出言而舉皆疾之無

與和之者故詰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為爾作室

者而今以是辭我哉。范氏曰君子閔周之將亡

于王都以繫天下之心。○孔氏曰以其拒已又責之云我所以憂思泣血欲汝還者以孤特在

朝無所出言而為小人所見憎疾故思汝爾何為拒我云無室家乎昔爾從王都出居於郊外

之時誰復從汝作汝室也本汝自作之耳汝今若還王都亦可自作室家何當以無室為辭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

章章六句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

